

· 长篇纪实文学 ·

远航记

The long-distance voyage records

傅逸尘

著



解放军出版社

长篇纪实文学

远 航 记

傅逸尘 著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远航记/傅逸尘著.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1. 8

ISBN 978 - 7 - 5065 - 6242 - 3

I. ①远… II. ①傅…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24110 号

书 名:远航记

作 者:傅逸尘

责任编辑:李鸣生

封面设计:李 戎

封面题字:丁兴农

责任校对:陈 晓

出 版 者:解放军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100035

电 话:(010)66531659

E - mail:jfjcbbs@126.com

印 刷: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1/32

字 数:180 千字

印 张:7.375

版 次: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065 - 6242 - 3

定 价:28.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题 记	1
1. 一次顶一万次	2
2. 以船为家	5
3. 海上科普讲座	8
4. 最后一天“风平浪静”	10
5. 今天,你晕了吗?	12
6. 王高工的海上历险记	15
7. “远望人”的艰难与牺牲	18
8. 女医生王慧玲	22
9. 海上足球赛	25
10. “老兵”不老	27
11. 摇啊摇,摇到印度洋	30
12. 永葆激情	32
13. 朱金林的酸菜鱼	36
14. “大管家”的“小门道”	39
15. 模拟实战演练	44
16. 人见人爱的“足球”	46
17. 首战告捷	49
18. 有惊无险	52
19. 叶问是谁?	53
20. 周家有女欲起名	57

21. 太平洋上的哀悼	59
22. 碧绿的海,灰蓝的洋	61
23. “远望”父子情	63
24. “测控先锋”的别样青春	68
25. 畅游赤道	72
26. “船老大”陈进朝	74
27. 讲述船员自己的故事	80
28. 《远望诗抄》	84
29. 隐匿的时间,错位的空间	91
30. 万无一失的“点球手”	94
31. 是“服务员”更是“专家”	96
32. 太平洋上的生日晚会	100
33. 上足发条的钟	101
34. 80 后“牛人”	104
35. 年轻是一种倾向上的力量	109
36.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111
37. 只有平凡才正常	115
38. 抢救“鑫诺六号”	117
39. 初到斐济	121
40. “老兵”说“远望”	126
41. 玩转斐济	131
42. 码头上的爱情	135
43. 畅游诺瓦河	137
44. 三分钟越洋电话	139
45. 海上生明月	142
46. 守望的礼物	147

47. “神算子”张学礼	149
48. 搭梯太平洋	151
49. “远望”凝眸送“嫦娥”	153
50. 心潮逐浪高	156
51. 在海上读书并玄想	158
52. 梦回军艺	162
53. 邂逅“远望六号”	171
54. 惊艳 beachcomber 岛	174
55. 风俗,或民族性格	177
56. “亲情中华”艺术团	178
57. 心理专家朱迎春的“秘密”	180
58. 远洋保鲜先行者	184
59. 机房巡礼	189
60. 船长张志兵	193
61. 大洋上的气象员	202
62. 海鸟与船	204
63. 斐济的“小日子”	206
64. 华人的自豪	208
65. 花光最后一个美元	210
66. 风浪是大海的袍袖	212
67. 登上“远望大讲堂”	213
68. 最后一场战役	220
69. 在海上,慢慢“想”	223
70. 日舰“护航”	224
71. 祖国,我们回来了!	226
后 记	229

题 记

2010年7月下旬,三艘“远望号”测量船——三号、五号、六号又一次从江南小城江阴起航,他们将在一百四十天的时间里,游弋太平、印度两大洋,执行“嫦娥二号”卫星等多项海上测控任务。

作为一名刚刚参加工作的军事记者,我幸运地先后登上中国新老两代远洋航天测量船——“远望五号”和“远望三号”船,从长江驶向大海,经过南中国海,穿越赤道,西跨印度洋,东进太平洋,参与执行数次卫星海上测控任务。在一百四十天的时间里,我亲眼见证了“远望号”测量船队有史以来单次出海时间最长、航行里程最远、连续执行任务数量最多的诸多记录,亲历了“远望号”五战五捷的新的辉煌历史。我和“远望人”生活在一起,与他们一起战风斗浪,一起经历艰难险阻与悲欢离合,既感受到了辽阔海天的别样激情与魅力,也体验到了“远望”船上新奇而又艰苦的生活,尤其是“远望人”那些平凡而又壮丽的故事,让我的心在漫长的远航中不再孤独与寂寞……

“远望”这个名字无疑充满诗意,她连接着深邃的太空和浩瀚的海洋,对绝大多数国人来说,可能是既熟悉又陌生,既亲切又神秘。“远望人”长期坚守在祖国航天事业的最前沿,守望着从祖国腹地长途奔袭而来的一枚枚火箭、一颗颗卫星,但是他们

永远都不会成为庆功宴会上的主角，不会成为被鲜花掌声包围的宠儿，而只能是一群名副其实的“缺席的在场者”！

跟随“远望号”出海一百四十天，我也是个“缺席的在场者”。在一百四十天的航行里，我记录了大量的船员们的思想、情感、生活以及五次测控现场实况。我用文字将这些东西表达出来，我的观察与体验仿佛便弥漫着一种诗性的光芒，我的无边的孤独与寂寞也便成为了诗意的栖居。这些远离了功利色彩和新闻时限的文字，或许能够将我的体验和感动保留得更长、更久。

作为一段生活或历史，“远望号”及“远望人”与我注定渐行渐远；但作为一种理想和精神，“远望号”和“远望人”将永远被我的心灵守候。

1. 一次顶一万次

2010年7月22日，北京国际机场候机厅。我看了一眼手表，16时10分，这是我登机前的最后时刻。登机口处已经没有乘客了，一个身材苗条的服务员正向着我的方向喊：“前往无锡的乘客请您马上登机！”她连着喊了几遍，声音很好听。我收起书，背起旅行包，朝那好听的声音快步走去。

此前的近两个小时里，我一直在读刘震云的长篇小说新作《一句顶一万句》。知道这书名是套用“文革”时的一句名言，但这种极端的口语化仍然给我一种不雅，甚至粗俗之感。不过，无论如何这书我都要读，这是我当记者之前，学习文学批评专业时必做的功课。

窗外的停机坪上停泊着好多飞机,地勤人员开着电瓶车在庞大的机身间穿梭忙碌着。不时有飞机轰鸣着、启动、加速,眨眼间消失在云天里。

突然想起老爸。他始终是我最佩服的人,不仅才华横溢且个性鲜明,出言行事每有与众不同之处。他不止一次表达过类似的意思:对于某件事,既然终生无法穷尽,则遗漏其中的一次两次也没什么可遗憾的。这句几近偈语的话似乎是在告诫妻儿,生活本身就是一地碎片,对于个人而言,追求完美,确切地说是完整,压根儿就不可能。当时的我可能正在为错过了一次学校组织的春游,或是失去了一次上台表演的机会而懊悔,或者为学习成绩的起伏不定而烦恼,于是,老爸这句所指飘忽但又蕴含丰富的话,确乎有效地安慰了我年少脆弱的心灵;不过也造成了一个直接的后果,那就是长大后的我,对于旅行及相关诸事持有一种淡漠和疏离的态度——既然此生注定无法抵达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那么一次出游与否就实在是轻若鸿毛。尤其是读研究生搞上文学批评之后,几乎每天都是在图书馆中度过的,一本本杂志,一部部动辄几十万言的长篇小说,就那么枯燥地读啊读,僧人做功课一般。六七年的时光倏忽间就过来了。然而,命运的安排实在超出了我的想象:2008年12月,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研究生毕业后,我进入解放军报社工作,成为了一名军事记者。在沈阳军区记者站驻站的一年间,我积攒的飞机票、火车票、长途汽车票累计金额近万元,频繁的出差让我的足迹遍布东北三省的主要城市,而且几乎是千载难逢地全程参加了“和平使命—2009”中俄联合军演、“跨越—2009”我军首次跨军区基地训练以及“神枪手四连”、“英雄战士邵忠利”等若干重大活动和典型的报道。或许是命运之神的玩笑,一个不喜欢旅行的

人,却注定要东奔西走。这次就更是不得了了,不仅要跨越两大洋——太平洋和印度洋,而且时间会长达一百四十天!一百四十天、近五个月、太平洋和印度洋,这即将开始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不敢再往下想象了,赶紧回过神儿来,看美丽的空姐忙着起飞前的最后检查。

目的地无锡上空由于被雷雨覆盖,飞机临时备降上海虹桥机场。候机厅里虽然凉爽,但外面阴霾的夜空仍然让等待许久的我陡生懊恼。似乎有点像窗外已经拉严了的夜幕,尽管偶有星光或不知名的灯火闪烁,但仍然深不可测。这时,手机铃声接二连三响起,有老师的、同学的,也有同事、朋友的,除却祝福一路顺风的话之外,还探讨起我这次出海的生活。开始时我还极真诚地向他们解释,海上的生活多么艰苦、孤寂,晕船的滋味会多么难熬,这趟苦差事是何等的不堪云云;但五六通电话下来,我似乎是被电话那端发自内心而流露出的好奇、欣喜、兴奋和羡慕的热烈情绪感染了,似乎如果我再发牢骚,就是言不由衷,得便宜还卖乖了。电话那头的几位恨不得当即就从听筒里钻出来替我出海,大有舍生取义,拯兄弟于水火之中的反讽意味。不论怎么说,总有人想着你,内心深处不觉中漾出丝丝得意。人往往如是,本来自己不喜欢东西,但当身边人趋之若鹜时,也会如应激反应般,立马爱如珍宝了。我的心情像外面的天气一样,开始阴雨转晴了……

江南小城江阴的夜,静谧如水,没有大都市的喧嚣与浮华,夜场也少,路上几无行人。一辆黑色轿车把我送到了码头,我所要搭乘的“远望五号”测量船,庞然大物般静卧在黑黢黢的江面上。待我安顿好一切,躺在住舱的硬板床上,已是凌晨两点。这当儿,我又想起了随身携带的《一句顶一万句》,还有老爸的那

句“偈语”。承担失去的落寞时,可以用它来作安慰自己的精神胜利法;而当你得到时,就须得原地调头,换一种理解与认识:诚然有限的生命终究无法穷尽生活的本相,但是积极地面对并把握住当下的每一次,也就等于拥有了趋近全部与整体的可能性。

生活在变,看待生活的视角也需要及时调整。拨开成见的遮蔽,竟然发现,内心深处,对于出海历险,竟然隐藏着一丝连我自己都不易觉察的兴奋与期待。

管他是一次当万次,还是一万次当一次,我顶!睡觉!

2. 以船为家

7月23日上午9时30分,震耳欲聋的汽笛声响彻江阴码头。

通体纯白的“远望五号”船是刚刚服役两年多的新船,外形大气漂亮,200多米长,近30米宽,排水量达2.5万吨,2007年9月29日在江南造船厂正式交付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使用,是我国第三代航天远洋测量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此前曾执行过“神舟七号”载人飞船等重大航天远洋任务,七战七捷。这是“远望五号”第八次出海。

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乘船出海开始了。站在高高的宽敞的上桥楼甲板上,望着有些嘈杂的码头,还有那些送行的人们,忽然怀疑起这场景的真实与否来。此前我只是坐过轮渡,百十号人的客船,三个小时的航程,实在无法和这次远航相提并论。

告别仪式比我想象的要简单,前来送别的家属似乎并不多,在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机关人员整齐列队的映衬下,尤显稀稀

落落，与我想象中的船员与家属临别前热烈拥抱、依依不舍、催人泪下的感人情景有很大差距。

经过反复的请示，比我到达的时间还迟，几乎是在最后一刻，两名来自北京的心理专家才乘机赶到了江阴，这也是“远望号”上第一次出现了专职心理医生的身影，测控部宣传处周建华副处长连声感叹：“不容易，不容易，好事多磨呀！”足见这次任务的艰巨和特殊。船长陈进朝告诉我：“出海就意味着风险，家属都不愿意来送行，人们从心理上都认为送行仪式搞得过于盛大似乎不太吉利。等胜利返航时你再看，情形就大不相同啦！”

在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领导和部分船员家属的敬礼和挥手告别中，“远望五号”缓缓驶离码头，正式开启了长达一百四十天的远航。这是“远望号”有史以来单次出海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连续执行任务数量最多的一次。

最近这两年，地处江阴的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担负的任务日益繁重，随着一、二、四号船的淡出，三、五、六号船的出海的时间和频率都逐年提高，每年在海上执行任务平均都会超过两百天。

两百天，这个数字背后的含义远比听上去更加令人震撼，它意味着刨去任务转换以及备航的时间，船员们每年与家人团聚的日子加起来绝不会超过三个月。我问陈船长：“咱们测控部的住房条件一定非常好吧？”陈船长显然明白我的问话是有所指的，他说：“按规定，即使回港后，船员们依然是要吃住在船上的。也就是说，对于船员来说，无论出海还是靠岸，船就是他们的家。‘远望人’是真正意义上的以船为家。”

以往，我觉得“以……为家”都是一种夸张的修辞，用来形

容某人爱岗敬业的程度很高；然而，对每一个“远望人”来说，“以船为家”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我从没有船上生活的体验，但是可以想见，大洋深处绝不会风平浪静，船上的生活也绝非影视作品所描绘的那样浪漫旖旎。然而，陈船长的语气却是极其平静且淡定，淡定得让我无法从中觉察出任何感情色彩。但我想，这种生活已经不是诸如艰苦一类的词可以形容得了的了，我想到了残酷，这个词有可能更接近事实本相。

行驶在长江上的“远望五号”真的是气派至极，置身船上，心底里油然而生豪迈壮阔之气。此时手机还有信号，但船员们说，明天船到长江口时，手机便近似于电话号码簿了。于是，对手机上的信息便有了一种珍贵感。今天手机报的头条新闻是：北京四环内的房价已经达到四万元了。近期随着国家调控力度的增强，尽管房价增速放缓，但是环比依然保持较快增长。

北京的房价问题，总能成为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可见普通百姓的关注度之高。房子的问题，即使到了海上，依然追着你跑，使你无处逃遁。但细细想来，对于我这样刚工作不久的年轻人来说，房价问题已经日渐成为一个伪命题了。且不说房价在短期内能否停止飙升的势头，就算能够稳定，当前的价格也绝对令人咋舌，至少对我而言，房价的问题早已不在关注视野里了，但陈船长一句轻描淡写的“以船为家”依然久久地停留在我的脑海里。

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家的概念必须是有实体的房子作为支撑，因为在那一方无论大小，但却封闭独立的空间里，有着家人的爱与温馨。无论你多晚回家，高楼上某一个窗口的灯光总会为你点亮；无论你行走多远，那个角落总有你牵肠挂肚的面庞。

那么对于四海漂泊的“远望人”来说,以船为家和浪迹天涯又有什么差别呢?或许,人在船上,船在海上,周遭一片无边无际的海水可以隔离并熄灭世俗生活中的欲望和焦灼,而将诸如牺牲、奉献、英雄、崇高等等精神性质素渲染到极致;又或许,对着寂寥宽广的洋面,日子久了,人的目光会变得清澈而淡定,心灵也会从容而坦然。对于常年生活在船上的人来说,“以船为家”或许真的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可怕?陈船长是老“远望人”了,他的那份平静与淡然对我而言似乎很有说服力。

这一天,“远望五号”船大约行驶了七十多公里。由于长江航路复杂狭窄,船多水浅,“远望五号”在下午就锚泊了。我单独住在宛如星级宾馆般的426舱室里,房间里有真空抽水马桶和二十四小时热水,倒也舒适而温馨。尽管还不敢说自己就是“远望人”了,但不妨安顿好行李,挂好衣服,整理好床铺,调整好心态,从今天起,直到那个一眼望不到头的日子,和所有“远望人”一起,以船为家!

3. 海上科普讲座

据“远望人”说,出海前期,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会议多。人员的教育、培训、动员,各种组织的成立,各部门间的协调,党委会、部门会、小组会、专题会、交流会、技术会、部署会,工作千头万绪但却忙而不乱。今天,我全程参加了三个会,上午是船上第一次政工会,下午是“05-23任务方案介绍及防静电知识讲座”和心理及宣传报道工作碰头会,晚上是“试验任务动员暨历史使命教育大会”。

“远望号”测量船,在有限的空间里,集成了我国相关领域的最高科技成就,先进的通信、测量、气象、控制、机电、动力、驾驶装备遍布全船各个角落。在两百多名船员中,高学历的科技干部占绝大多数,所执行的航天、卫星测控任务本身就是一项科技密集型的事业,因此“远望号”也被誉为“海上科学城”。

下午的任务方案介绍及防静电知识讲座,尽管打着通俗易懂的旗号,两名年轻的科级干部试图运用电脑课件,生动形象地讲解相关问题和知识,但在我听来,依然宛若天书一般晦涩难懂。一个小时的讲座里,充斥着各种数据、参数、专业术语,尽管我听得很认真,但是会后回想,脑子里依然一片茫然。

也难怪我听不懂,自打高二文理分科后,我就几乎彻底告别了数理化。上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的是文学专业,毕业后又到了报社工作,成为了一名记者,平时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也确实跟科学技术不沾边。“80后的代言人和旗手”韩寒不是曾经说过吗,只要长大后不想搞个导弹什么的玩玩,数学学到高二,就足够用了。我当然不会笃信这是一条“真理”,但在高中的那几年里对数理化无比痛恨却是事实。尽管也下了很大的气力,高考时我的数学成绩还历史性地达到高中三年来的最高值,但依然距及格线尚有一分之遥。

现如今,混迹于科技工作者的队伍中,生活在高科技的测量船中,参与科学含量如此之高的远洋航天测控任务,尽管并不真正为自己科技知识的匮乏而羞愧,但不能不对身边这群与自己同龄却早已成为技术骨干的年轻人肃然起敬。

我在采访本上刷刷刷地记着,尽管听不懂,也无法在第一时间反应上来自己写的是什麼,只是近乎机械地记录;但我还是希望能够尽可能多地将这些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前进方向的符号,

贴在自己的身上,在“嫦娥二号”任务的关键时刻到来之前,我必须搞懂相关的技术流程和术语,保证自己发回的新闻报道准确到位,至于“毫秒”、“欧”、“千牛”、“千伏”、“接地角”、“轨道根数”们,是否与我亲近,就管不了那许多啦。或许,一觉醒来,他们都早已噼噼啪啪地从我身上滚落,坠入长江口,隐匿于浑浊灰黄的海水中,也未可知哦!

4. 最后一天“风平浪静”

7月24日星期六,晚11点睡下,却近乎一夜无眠,朦朦胧胧宛若梦游,早上却想不起来梦到了什么。我们的大船,在长江口锚泊,温柔的摇摆,却惊扰了我的清梦。常年生活在陆地上的,没有这种体验,即便是轻微的晃动,也可能导致失眠。

从住舱出来,晃悠悠地走到甲板上。天色刚刚亮起来,岸上的景物还有些灰暗与朦胧,但不远处的码头却已经开始喧闹起来。江心有大大小小的船舶来来往往,白色的江鸥尾随其后,不知追逐着什么。湿润的风拂着脸颊,混沌的头脑渐渐清醒起来。江边的雾气袅袅升腾,晕船的恐惧开始加剧。我知道,对于远洋航行来说,长江的风浪微不足道,甚至于有些可笑,真正的风浪在大洋深处等待着我们。我真的开始怀疑自己,一百四十天啊,我能坚持下来吗?

全天锚泊,然而,船上的所有人都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在为明天开始的真正意义上的连续昼夜航渡做最后的准备。

上午8时30分,我去观摩了吊放救生艇的演练,四艘橘红色的救生艇挂吊在船的左右两舷,每艘艇能容纳六十三人,加上

四只救生筏,的确足够全船近三百人使用了。我钻进其中的一艘,并亲自坐上驾驶席。开始时我还不相信这样的小艇怎么会容纳下六十三人,到了艇中才发现,救生的空间和逃命的状态是不能用平时的标准来衡量的。在这里,舒适与否已经成了最后考虑的因素,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承载更多的生命,才是第一要义。

正在指挥操演的刘剑飞副船长告诉我,别看艇小,但是五脏俱全,柴油驱动的单轴动力系统可以在海上航行数百海里,艇上的淡水和干粮足够支撑四十八小时,各种求救信号及装置应有尽有,五个出入口方便人员快速进出。整个操演持续了大约四十五分钟,船务部门的小伙子们动作麻利干脆,反复认真地检验吊装装置能否正常运转,把四艘艇都检查了个遍。尽管谁都不希望它们真正派上用场,但是毕竟这是在茫茫大洋上,对于全船人最后的生命保障,丝毫马虎不得。

晚上,船上第一次聚餐,享受了上船后的第一顿可以喝酒的“大餐”。在船党委书记史庆新的一再劝诱下,我喝下了大约两白酒——洋河蓝色经典·海之蓝。连船上的白酒,都富有如此明晰的指向性,寓意如此贴切直白,真是想不喝都难。

鸡毛菜、空心菜、茼蒿、苦瓜、黄瓜、油菜等绿色蔬菜成了餐桌上的主角。船务长杨大雄笑咪咪地告诉我,在船上,蔬菜是很珍贵的,即便船上有保鲜冷库,但在海上长途航行中蔬菜还是很难保存,越往后,能吃到的蔬菜就越少了。因此,尽管黑椒大排很美味,还是要少吃,留着肚子尽量多吃蔬菜,提前储存些维生素吧。

晚饭后,再次来到上层甲板。在船上散步,我这还是第一次。晚风吹在脸上很舒服,但明显地感受到了风的不同,江水与